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二十一 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曾 照

鶴林集卷二十一

宋　吴泳　撰

繳黄奏議

繳閤門宣賛舍人許堪充荆湖制司叅議官兼知棗陽軍錄黄

臣竊惟叅議官之置自建炎四年始其初兩浙帥府僅置一員自後沿江三大使及江淮都督府川陜宣撫荆襄制置亦許並置員數寖廣其制視提舉茶鹽官其序

官視轉運使其資格或以直學士充分閫之寄參制其半體貌亦隆矣川陜則用劉子羽荆襄則用呂祉江淮則用馮方查籥等選任亦重矣等而上之至於參謀沿而下之至於准遣皆以文臣為之而未嘗有一武弁參錯其間項自紹定以來官名混於流品格法壞於私門凡所欲為之官皆可由經營而得至有以祗事閤門而濫進機幕者物議已藉藉於時今甫更大化治朝清明豈宜議幕之官不舉正名之典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

許堪近者特差充荆湖制置司參議官夫參議之不差武臣舊矣許堪之若賢若否臣雖未稔知其人而除命一須良法隨廢則於國家事體實有關係惟計議之職在祖宗朝則文武通差今欲乞收回許堪參議之命改正為計議官庶幾無紊官常無廢法守名正而言順法行而事興亦可以為今日器使人材之勸所有上件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王夢龍落待制李日邁知寧國府詞頭

臣聞仁宗慶歴中吕夷簡去位上欲革天下敝事故首更用四諫紹興間秦檜既死髙宗皇帝欲收攬政柄故盡易當時言事官大凡任耳目之寄於權姦用事之時雖依凴有淺深進退有久近而原其始之所就要其終之所為竟不能掩天下之公議則斯人也是豈可不加之罰也中大夫焕章閣待制王夢龍嘉定十一年臺官也時故相已專國柄以其容儀龐厚氣貌深簡必不好為異論故擢之於要除螯以貌取而不以人取也夢龍

在臺中粗號謹飭不至如莫澤朱端常等輩排擊善良然議論素卑風節不競始以利合終以利睽逮其出守婺州為帥長樂則括經界之賦以獻羨卷公帑之緡以豐已血氣既衰貪鄙益甚若使在臺果自謹飭則必不若是狼籍也中奉大夫新知寧國府事李日邁紹定四年臺官也方東朝慶壽七十故相於正旦朝會選其名之美者為臺諫曰萬齡曰處久而日邁與焉則是臺諫以名選不以望選也日邁在臺中坦率似無城府焚譙

似少畛畦不至如梁成大李知孝等輩肆無忌憚然招賄納賂無異裯人折簡呈藁暗傷善類雖其疏不果行而譏罵之詩傳誦於人不可泯沒逮其晉長蓬山言論鄙俚冊府之士恥之將漕畿甸詞訟停壓財賦虧耗司徒之事幾弛若使在臺時稍能自植必不若是謬也今臺憲昭明正人登用前之元姦鉅惡既已屏黜則敗類之貪人如夢龍利口之憸人如日邁亦豈容置而不問若非朝廷將日邁新任寢罷夢龍更與鐫降則嘵嘵者

幸免昧昧者獲全殆非所以昭大公而厲新政也所有

夢龍落煥章閣待制日邁知寧國府事詞頭臣未敢撰

述

繳李知孝宮觀梁成大罷黜詞頭

臣聞虞帝之去凶也流於幽州放於崇山殛於羽山何

其嚴也周人之惡惡也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

何其厲也葢大明正照之時不容使爝火之有輝衆苦

翕聚之際不可使寸草之能殖此固有天下國家者所

當深監也臣竊見朝散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李
知孝紹興名臣之孫東萊望族之壻委弓裘於敗壁頽
其家聲棄琴瑟於幽閨滅無天理方其苟於仕進也右
丞相府主管文字此名何官而知孝甘於為之自後夤
緣躐登華近權相喜其附已每事寄以腹心於是領袖
庶頑羽翼元惡内陰主殄滅君子之謀以固寵外仍掠
保全正人之譽以示恩亂是非於唇吻之間藏賊禍於
嘻笑之頃斵喪國脉耗傷民和然猶口談六藝之文動

引禮經之目陛下之欲躬勤聽斷也知孝則以承順慈親為詞陛下之欲有所除授也知孝則以尊禮大臣為請雖曰傳儒先之訓而實懷箝制之私為臣若斯不忠甚矣詩以見晛之雪比小人之陰柔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臣謂知孝當之朝奉大夫梁成大猥以斗筲之才素亡鄉曲之譽狼貪而狠冒衆惡之所無鷙悍而堅為小人之不敢覦其諂事權相也彼萬昕者特奴隸耳成大無恥行以丈呼門以恩稱傳之搢紳莫不竊笑成大

則曰要官是我為也昔御史以不呈身為髙而成大則自獻以充耳目之官諫官以不得其言而去而成大則請留以備牛馬之走以叱咤為勢焰以毆呵為威風茍可賊忠而害良率多攘臂以稱首然而色雖厲而膽薄外雖强而中栗能嫚罵士夫而不能抗郎官面折之詞能簡傲賔客而不能回官僚力詆之語所為若此又焉得剛書以燎原之火喻小人之暴惡曰不可嚮邇猶可撲滅臣謂成大當之臣嘗反復熟觀二人情狀知孝之

貪猶戍大之貪也戍大之惡猶知孝之惡也凶德參會實為羣小之宗而就其中言之則暴烈而發於外者易見陰險而伏於中者難窺也頃者陛下親政夜降御筆逆察其姦而並黜之知孝猶語於人曰所不堪者不合與梁同傳彼葢欲掩其不善而自别於善亦安能逃公朝之清議哉既而給事臺臣連有論疏褫職罷任奪祠降官可謂寬典而二人者長惡不悛知孝歸鄉創第建閣借韜藏御書之名輒斧斤丘隴之木納浦城之縣吏

作私門之爪牙武斷鄉閭逍遥精舍即其餘毒猶足以害人也今成大所居室乃宇文氏賜第邦民畏法不敢冒居成大何人乃輒白奪理田之訟索逋之牒日不下百數而猶黨姦以抗官司揮劍以拒追吏其爲暴横猶足以陵公上也况成大偃居大厦知孝密處近畿若務涵容弗加屏絶則必能陰求復進掌握國是豈不重貽邦家之憂臣愚欲望聖斷將知孝成大重行竄降屏竄遠方仍下紹興府追出知孝所匿浦城縣吏押送本縣

并令福州拘戍大所占賜第繳還官司庶幾小人之亂
邦者知所警懼貪人之敗類者不敢爲非亦足以仰稱
朝廷清明之政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貼黄
臣僻處西州與知孝戍大元無間隙頃者降官命下
亦已書黄繼而參之物論咸謂罪大罰輕不能傷其
毫髮用是輒敢繳奏伏乞睿明早賜處分
繳衣(袁)韶宫觀錄黄

臣竊惟元祐六年朝廷欲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爭之謂前執政爲尚書固不爲過但恐公議不容放其入來元符三年上欲以蔡京復爲翰林承旨執政爭之謂京懷姦害政其黨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甚哉蘭艾不同植薰蕕不同器小人之覆出爲惡則君子無所恃以爲善此葢消長屈伸之機明者不可不致察乎此也陛下更化今幾何時進賢退不肖清明方始臺臣所論給舍所繳去佞不啻拔山之難而旌招之賢幣

聘之彥猶有覽輝而未集者迺夏五月六日忽頒袁韶宫觀之命識者駭焉咸謂清臣蔡京復作矣非但臣等不容放其入來凡天下之公論皆不與之也彼其七八年間再典京兆羽翼權姦凌轢善類攫累富民羅織儒生鈎距術數藴有為昔人之所不為者使其復用則賢者必不安於朝富者必不安於里六館之士必不安於學天下之亂將自兹始矣或有一等邪論乃以楷會折閲非韶之了事不能以稱提卒伍喧閧非韶之多智不

能以彈壓京邑衆大之區非謟之權譎智數不能以勝任夫天下非少才也何獨謟而後可用哉況其前此之政不過好行小惠以要虚名而實則無甚善狀京師根本之撥未必不由於此陛下不快於賢者之舒徐而遽思於能者之健決則恐一謟既進百謟如蝟毛而起紹聖崇寧之禍階不可不鑒也兹事上關世運下關民命中關國脉盈廷之士言語籍籍莫不深致其憂而臣職在西省雖錄黄不過下房豈宜寘而不問且聞咨夔巳

上繳章今猶未報用是輒具奏聞伏望聖慈特發睿斷將韶宫觀之命寢免以杜姦隙以遏亂萌伏候勅旨

繳薛極贈官詞頭

臣聞昔賈誼嘗謂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而不知大體汲黯亦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夫生亡輔弼之望而沒享孤卿之封此公義之所不赦也故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食邑一萬二百户食實封三千户致仕薛極蚤以法科躐升朝序國家典憲見謂淹通故自廷評致

登政路與權相相為終始者二十餘年方其在都司時四木之謠莫匪爾極之嘲得罪於天下公論葢不可枚舉也獨惟楮幣一事極素號諳曉而施為顛躓政令煩擾既失人心又傷國計辛未之冬楮嘗折閱矣然其所出之數僅一億巳上何至縛手無策而乃以舊劵之貳易新劵之一新令一行物情疑駭怨嗟之聲盈於道路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於通衢者其失人心如此不恤也癸巳之冬楮益折閱矣行於民間者二十千萬陞

下更化留心救弊極在西府本不當與東府事而貪於
固位欲求有以自見懲艾太過恐人復以用一兊二之
策議已遂請捐内帑金銀度牒官誥及鹽鈔賫乳香等
以收兩界夫收一界可也而并其二收之所以耗國之
財力輕國之名器在京十局共支過金九萬一千八百
三十餘兩銀二百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諸州品搭之數
不與焉如官誥如度牒如鹽鈔印造換給則又不知紀
極矣夫捐金銀所以捄弊而弊愈滋捐告牒官鈔所以

權楮而楮愈輕既無益於民又多損於國始謀之不臧貽害至於今日不救止推原其故極豈得辭其責哉今公朝方集侍從臺諫兩省官議所以救楮之策上下一辭莫不歸罪於極而極贈官命詞適過西省豈容置而不問其去國之時峻班書殿致仕之日升華亞保已極輔臣之榮而今又寵之以師臣之位當責罰而反褒當追奪而反贈其何以示天下之公哉陛下儻以其曾為樞臣稍存事體未欲奪彼生前之爵則如少師之贈合

與寢免繼自今或又有請謚陳乞恩例之類幷乞下有司勿與施行所有贈詞臣未敢撰述

繳陳宗仁林介落閤降官詞頭

臣聞左右司須是學為宰相不可不謹擇神宗皇帝之訓也都司綱紀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此選哲宗皇帝之命也聖祖神宗守此家法故謹簡宰掾率用士人蓋謂一朝之紀綱係焉三省之政令出焉六曹之機務決焉四方萬民之休戚利害關焉脫非其人未嘗得

使參錯其間也自遠相當國凡所置屬樂逢迎之吏喜健決之才三十年間紛督政理耗傷國脉剥壞人心皆倚都曹為之犯天下之公論者不但四木之謡而已如陳宗仁狼貪出於資性俗惡形於面顔人望見其瞬子眊焉巳知其心術不正矣故相喜其貢諂奴僕命之宗仁自度無以取知故相故於進擬之間動輒以壞人事為得計法所當原則曲文以内之事所當行則吹毛以疵之彼嘗曰不如此則不足以為都司也因是得漕因

是除卿日有日進月有月進饋獻之日幾與倩帥梼貪
總珂互相頡頏逮其利盡交疎遂屏於外而猶哀鳴干
郡則其為人汙鄙亦甚矣如林介以忮忍峭刻之才濟
艱深巇險之智當相妾顓寵以譜系自通每四節之會
遣饋致禮僕僕跪拜不以為恥人已知其所進不正矣
浙西詳刑饑民蔽野而不知恤反取贏而貢羨焉遂得
左司優游省闥顓務逢惡無所糾正屬當輪對之時假
手館人草一奏劄不暇觀省大忤相意既而中悔朝夕

求解得免罷去而又使之尹甕畿甸善狀既亡火政亦廢辛卯之灾上而太廟下而省寺居民延燔殆盡而介也不救太室而救宰相之私第不護三省六部曁民之屋廬而護臨安之公廨其自為計得矣其如宗廟百官何其如畿甸百姓何介罪至此雖百赦不原可也詳二人所為自合遐竄遠徙臺抨累疏僅從中罰猶未足以快公論而近者忽傳闢有陰圖召用再入都司之意若此徒復進則是亦齡之類也公朝豈應置而弗問哉臣

屬以病在告而二人降官謫詞忽下本房臣更不敢以
請告為辭力疾草奏亟以繳聞伏乞睿斷更將宗仁介
重與鐫降以杜絶貪人健吏復起之萌以培養端人吉
士安静之福海内幸甚所有辭命臣不敢撰述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繳全子才降一官録黄

臣聞馬謖違節度而敗不免行街亭之誅蕭思話棄積
聚而奔遁即正尚方之繫蓋將帥三軍之司命刑賞一

國之精華無功而檻賞有罪而失刑非所以勸懲於將來也臣竊見江淮制置大使趙范劾奏趙葵全子才輕於調遣急於退師乞賜譴削以正其罪聖斷斯赫朝綱大明將葵子才各降一官葵依舊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子才依舊直秘閣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劉子澄等以次行罰有差亦可謂訓章明法曲當其罪矣然臣采之公論猶以為洛師之敗楊義則淮西之將也劉子澄則淮西之參議也徐敏子則淮西之機幕也而子才則淮

西之統帥也首謀深入子才實倡之望風奔潰子才實
先之豈有身為統帥而不能率勵將士實覘敵情汝陝
之寇僅合而我師已敗京洛之功垂就而城守遽棄以
至士馬耗傷糧械幾盡為之帥者尚何所逃其責哉趙
范以義斷恩故劾葵與子才之罪不欲異同國家以公
行法則鐫葵與子才之官當分輕重而況子才為人跅
弛亡賴始因范葵得官後雖夤縁通顯范葵嘗意輕之
曁至提兵境外才敵勢鈞則又敢於抵巇以試其所事

其他専嗜殺戮肆為誕謾輕猥之狀不可殫數朝廷之所以不遽加汰斥者意欲責其後効爾然以若所為何能洒濯自奮如荀林父孟明視之以功補過也哉今聖策廟謨方欲外壯藩籬内實根本陟罰臧否豈宜混淆如子才之罪雖與揆比所合重與鐫降或將京西制副之命并行寢免庶幾上不撓於國法下不厲於鄉民可以為行險僥倖者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再繳李知孝梁成大各更特降兩官録黄

臣惟惡惡而不能去古人以為國君之憂退不善而不能遠君子以為仁人之過今有身為法從冒天下之大惡人主黜之給事繳之臺臣論列之中舍又從而封駁之而猶得以肆焉安於其居者去佞之如拔山何其難也奪祠降官罪大罰輕遂用繳詞頭乞行竄斥陛下聖明照見其惡特依所請縉紳韋布之士下及閭閻小民莫不鼓舞稱快仰嘆陛下謨斷英敏朝廷政令清明二十年來給舍不伸之氣遂得一鳴於更化勵精之始

誠為美事然邸報競傳於四方畫黄復下於西省鐫官報可竄典未加陛下御衆以寛固不欲為已甚人臣事君無隱豈能自已於言况二人者懐諼迷國曾不少悛方當氷山欲倒之時猶作泰山四維之計知孝自乞為中丞以氣使臺諫成大揚言再入臺以舐排正人使得遂其姦謀豈不重傷國脉今既擯居鄉里自合杜門省愆或創起私屋以斬伐墳林或冐占賜第而僭倣宫廟抵冐法禁欺凌善良臣已具列前章更不申溷宸聽重

惟會稽毓聖之地長樂多士之邦豈宜姦凶公肆煩擾
陛下之不欲謫徙二人者其惠小而二人之得以遺毒
一方者其害大臣非不知仰體陛下忠厚之意而必欲
申其未竄之罰者正所以發揚陛下之仁政也伏望聖
斷詳臣前後所奏别降指揮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許俊贈檢校少保詞頭

臣竊以李廣輕財愛士為漢家名將而生不列茅土之
封祭遵約已奉公佐光武中興而死不易軍侯之爵今

有邉方之帥貪暴著聞而生都顯官死極贈典是國法公議之所不赦也故武康節度使致仕丹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許俊少而很愎濟以姦回匹馬段槍但有一夫之勇貪功黷貨略無諸將之長自擢總於戎殉肆虐用於刑法討峒寇則嫉高貴朱守忠之能而鞭敲箠打至於斃亡典騎司則据王換徐國良之過而抄估籍沒使之孤露凡一兵之粗給無爾體之不傷方當敵騎之犯淮乃擁王師而坐脈直翺翔

於江滸弗攀援於蘄黄敵既退師彼亦卷甲制使李大東聲其違命之罪劾以懷姦之私飛章上聞俊覘得實於是忿兵露刃突入金城屠戮我官軍凌轢我將士賀蘭之師弗進既亡援廵之功肆元之謀不臧幾有殺降之意實包藏之罔測賴彈壓以無虞雖示薄懲尋加顯用及至七閩盜起數路兵交乃遣黄口小兒以當綠林巨寇一籌不畫同列笑譏至聾紙憒之情誘殺虓虎之將此而可忍人謂斯何然其敢於桀驁之凶亦必有所

憑依之故椎剥盡於軍伍賄賂歸於權門大臣啖於利而莫之違司寇撓於刑而莫之問既屈國法又抑人言乞奉祠則進以承宣乞致仕則畀之節鉞至若校聯亞保上通穿涂豈宜朝廷絶品之官專作債帥飾終之具卹章之濫莫極於斯方之古人使貪詐之道則為横恩揆之史氏誅姦諛之筆則為佚罰臣愚欲望聖慈將許俊承宣節度使及檢校少保悉加追奪庶使凡為將帥者皆知飾迣苴以事結託專冒嫉以希功名雖漏網於

生前必追戮於身後以激忠憤以勵貪愚其於新政實非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汪繹降官詞頭

臣聞明允篤恍共懿恵和謂之才子世濟其美者也頑嚚不友傲狠亂常謂之不才子世濟其凶者也濟美者善加益而不知濟凶者惡欲掩而自著是以操賞善罰惡之柄者必自其源流觀之則才與不才斯過半矣恭惟皇帝陛下勵精更化宣明典章錄用及於名臣之家

旌褒逮於賢者之後其所以振幽發潛惠至渥也獨惟
姦訣之既死若未誅凶暴之濟惡者猶在臣職隷西省
每見有傷於名教有害於國家者不敢不為陛下䟽別
而誦言之臣竊見降授朝散大夫汪繹乃義端之子義
端在紹興間曾為察官在慶元初曾為中書舍人彼豈
不知宗臣趙汝愚德在生民勲在王室望在縉紳士大
夫而三上臺䟽極其詆誣一草謫詞至引劉屈氂李林
甫事以相擠排不惟不能分別善惡而且欲陷正人於

死地當時論者直以凶人目之以傲象目之以奴隸目之所幸給事中黄裳能聲其罪於紹熙之時而無人焉秉誅姦之筆於慶元以後臣每讀國史至此未嘗不痛恨太息令繹之不才劣於義端而姦凶極惡又有甚焉㳟其居官也以酷為能以貪為實席卷儀真見於論疏箕掃寧國形於賦詠手執告緡之令口含羅織之經凡豪家大姓之饒於財贏於産者靡不被其毒手凶人不足以盡之也其居家也為弟不友為長不義會實不以

禮而以黄白之多少相誇雄褆身不以律而以丹書之輕重相譏誚一語不咸則杯酒殷勤之懽翻為寇讎一事弗協則家庭燕私之醜亦相告訐屠牛之訟至今傳之人莫不鄙笑是象傲不足以盡之也其奉權要也月有月獻歲有歲獻每一沓通訊臺魄輒數千緡而四節慶遺相府動數萬計緞獻朱床既極精巧繹貢珍玉獅子尤高且大下至輿僕幹辦傾身事之弗以為恥奴隸不足以盡之也夫凶一極也傲悖德也奴隸賤名也決

非積善之家所宜有也義端之首惡既已逋誅於身後則如繹之濟惡豈宜漏網於生前項江東憲臣廉訪來上孜其姦狀白合竄謫而僅從鐫褫則是丘山之過而毫髮之罰其何以懲貪暴而勵忠廉哉臣愚欲望陛下特發睿斷重賜屏斥或朝廷忠厚未欲屏之遠方亦乞更欲鐫降永不叙用以為世濟姦凶者之戒所有詞命臣未敢撰進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臣既具奏汪繹世濟其凶等事因契勘紹熙慶元間
俭姦積惡朋邪醜正者不但義端一人如胡紘李沐
沈繼祖劉德秀之徒尤號爲攘臂以擠排故老擊逐
善類者使其若子若孫頗能畏飭如蔡叔之後而有
蔡仲冀芮之後而有冀缺張湯之後而有張安世朝
廷洒濯而用之則固不必以世論其或狠暴貪戾有
亦如繹之所爲則當終身錮廢不應使之參錯州縣
間蠹國傷財永爲民害也臣固非越職言事嗌自隆

興以來中舍繳奏亦有論及一人而帶說三四人者故實具在用敢援此言之其於大明黜陟之朝誠非小補伏乞併賜施行

繳虞一飛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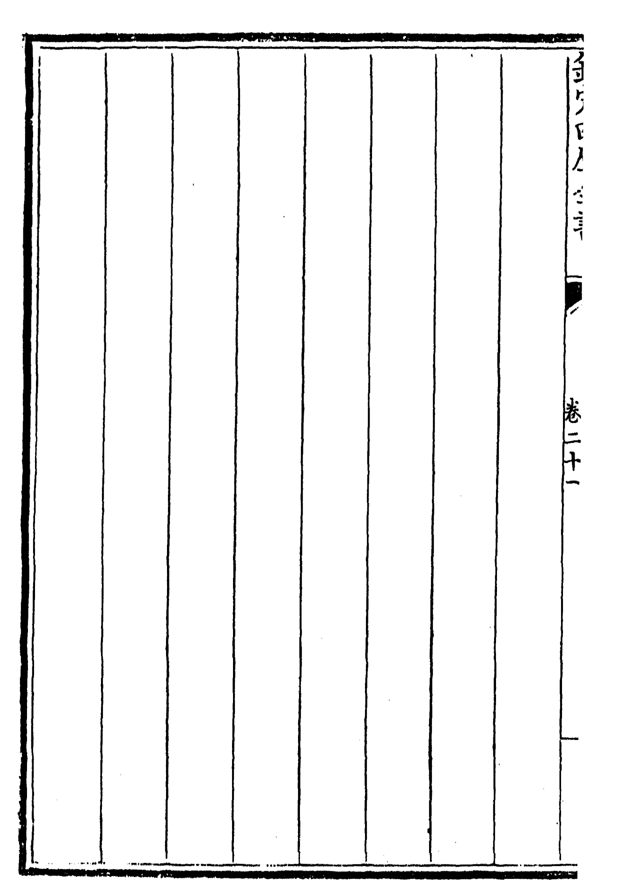
臣竊詳臣寮奏疏溧陽縣虞一飛以貲得官輸賄權門請幹田事交兵縱火多所殺傷自福賢泰豐之莊繼立而溧陽之民爨於虐燄自幹辦提督之號並行而一飛之勢鬫如虓虎遂令毒尉禁舟奪棺陷殺其叔於嶺外

以并吞貲財謀殺其弟於僕家以越人于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不可數計乞追捕一飛送臨安府獄盡情根勘從條施行及拖照臨安府獄案坐虞一飛所供見得虞時元是一飛親叔始因以貽務事相爭設心陷害已非一日遂以虞時毁謗史丞相言語妄申史府牒下建康追虞時禁勘又行錢計囑建康公吏將虞時追毁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刺面配貽州牢城後因父死回歸奔喪虞一飛恐其生事報讎具狀申縣

解府再將虞時決脊杖二十刺面配雷州牢城又許押發人私脫虞時錮身又將虞時決脊杖二十別差人押往雷州遂致身死虞應飛係一飛堂弟因在一飛住屋山頭造墳一飛怪恨乃以越界責酒事百端羅織應飛不得已宛轉親戚同共往其家懇告一飛一飛即使令僕子捉住赴官却買別酒埋在應飛人工地内指以為應飛所藏法司檢斷應罪犯合依條決配緣為命官具案奏裁尋押出召保間復已身死其如縣宰章鑄遂罷

因依縣尉陳景周卒死情節亦皆一一供欵招認臣照得在禮八刑不睦之刑為先在法十惡惡逆之罪為大不睦謂謀殺大小功之屬惡逆謂謀殺伯叔父母虞時為一飛叔父而一飛敢於陷害決脊若凡三配於嶺外者凡再百計謀之不死不已應飛為一飛堂弟而一飛忍於誣告以本家之僕而執其主以別家之酒而入其罪冤恨莫訴竟至身死一飛雖忝右列其初元是錢氏奴隸乃敢恃眥豪横倚勢凴陵陷王官虐平民欺騙公

府殺害叔弟滔天之惡雖擢髪不足以數就令聖朝寛
厚貸其死命出乎爾者反乎爾亦當以虞時之罪罪之
令所配州軍月具存亡以申令看詳獄案罪大罰輕更
乞朝廷别賜重作施行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鶴林集卷二十二

宋 吳泳 撰

狀

進奉御書石刻狀

臣猥一書生遭逢聖主端平更化蒙陛下拔擢典司文苑有所得御札御筆御批六本久已寶藏罔敢失墜昨者蒙恩出守東嘉郡郡治有樓基頗高敞遂更葺之題為拱極命工刻石安奉其間庶幾上有以鋪張對天之

宏休下有以揭垂經世之懿範謹裝背兩軸同臣所書
拱極樓三字頓首百拜奉表上進干冐宸嚴臣無任戰
兢踴躍竢命之至

繳進明堂御札奏狀

臣被命宣鎻伏准御寶封下中書門下省熟狀以今歲
明堂大禮前期令學士院降御札處分臣以遵奉聖㫖
擬撰修寫進入外偶有愚見輙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
經讀郊特牲謂祭有祈有報有由辟焉讀周官太祝謂

祝有祈福祥有求永正有敉戢兵馬所謂肇禋於郊宗
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葢海内乂安兵革不興年
至於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疆埸多事水旱間作民
居未有寧宇則禬禳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
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粤自近歲詞臣所撰赦詔
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矧今兵祲未
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毖祀一恍若保
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輙援仁

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炎間臣夢得所上奏疏紹興間臣益臣近臣世將諸臣所擬赦文則庶幾可以迓續天命感動人心仰貽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意以為可采乞降付本院遵守施行

繳進嘉紹本議狀

臣恭惟皇帝陛下以藝祖適傳奉寧皇丕訓入繼大統二十有二年上敬典神天內尊事宗廟夙夜永惟萬世

長策而未有繼嗣無以安天下心臣曩以非材簪筆禁從曾取仁宗高宗兩朝故事上進丙辰之秋因陳巳見復及國本且援仁祖語王珪曰此決自朕懐非由人臣之言高宗謂陳康伯曰此事出自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葢欲陛下濬發睿斷遴選宗孶保毓深宫以待皇嗣之降是時特蒙陛下和顔聽納不以爲忤自端平而嘉熙歴嘉熙而淳祐凡九年矣内學既達而儲議未定臣雖在畎畝一念惓惓未嘗忘此昔司馬光以一并州倅尚

能開仁祖養育英宗之基婁寅亮以一上虞丞猶能啓
高皇選建孝宗之議況簪履之舊耶臣因考紹興二十
八年范如圭言廣嗣建儲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
三十六通囊封以進或以越職爲如圭危之獨陳康伯
對上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
聖心感悟立子之意遂决顧恨其書止於仁宗之世而
搜求有所未盡至南渡中興以來其賢臣所言則又未
有繼而述之者臣輒不自揆竊慕如圭忠愛之忱網羅

放失會稡見聞合嘉祐紹興奏疏共六十三篇分爲三卷仍參考事實疏於其下間有管見則自爲一說以發明之命之曰嘉紹本議臣久已繕寫欲輸畎畒之忠而臣數年以來扼於娼嫉弗敢出位繳進今覩陛下更新大化收召羣賢下至微臣亦蒙簡眷俾竊祠官之廩今因表謝輙附此奏併同上件嘉紹本議三册作一盝奉表以聞伏惟陛下清閒之燕特賜覽觀聖志既決公與大臣協議早定主計以綿億萬年無疆之休臣干冒宸

嚴罪當萬死

奏寬民五事狀廣東運使

照得本司二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淳祐十二年正月空日劄子正月五日奉聖旨令户部及江淮茶鹽所分司則用司制總諸司應有財賦病民事各令條具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日下遵依奏聞當巳具遵稟狀回申令來不敢泛及他事姑以本司逐年支遣軍食應辦綱鮮及管催諸郡財賦有關於民之利害者謹畫一條

具於后

一本司一年應辦諸州府推鋒軍分屯兵馬券食衣襖等錢共計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逐年繇各處屯戍兵將分上下半年差人赴司搬請本司於財計庫支給及諸郡椿留錢截撥應副軍食所係此不可一日缺者也本司所仰以給軍食者只有鹽舶司抱認墟市錢二萬貫及提舉司添助大兵錢義兵錢六萬八千七百餘貫計支一年軍食合用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兩司

應辦僅有八萬八千七百餘貫未及三分之二諸郡樁
留之數不多只得東那西補近年以來本司累政動是
拖下總所綱銀亦縁侵移於軍餉之不給漕計窘匱無
所從出又只有丁米錢一項非民之所樂輸儻蒙聖慈
矜憐遠民别作區處行下無使軍食得以病民則官有
一分之寛民受一分之恵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應辦湖廣總領所荆南出戍軍兵錢推考
源流葢縁南渡初大將韓京提兵駐劄廣東一時錢糧

係漕司應辦撥戍之後此項錢糧遂爲不可廢之額以一時生券而卒爲經常廣民之有所不堪久矣舊來每年起發總所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五貫文省自紹熙二年准省劄行下每歲截撥錢一萬六千六百八十貫付廣州充新招義兵三百人衣糧錢目今一年尚合解總領所見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紐買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有零囤綱起發則又有火耗秤折之類與夫搬運水脚部綱官吏往來路費特支諸項數目

浩瀚無從那補舊例置場收買客舟銀子因船之大小令其供賣却免雇船上税色就其名色雖若分商賈之利究其歸著實則爲小民之害本司嘗欲痛革此弊緣是總所銀本太輕買銀不登盡一歲銀場之入不足以補歲額四分之一罷之誠利於民而綱解無可裨補坐是雖知其爲民害而直付之無可柰何非直無人心者拖欠照買銀省價租例每兩支錢三貫五十文陌數十年前銀價每兩只是兩貫六七百左右比之省價每

兩尚爭二三百錢故前手漕計見謂從容比年以來銀價日窮今已增至三貫五百陌而未止廣州非産銀去處本司逐時買銀起綱銖積寸累極是艱辛置場非一所無緣逐處差官只得責之吏輩未免並緣爲姦近日本司覺察已將場吏張祥刺配靜江府仍鏤榜曉諭民旅訖然銀場則不可罷蓋無此場則銀兩無所從買況兼銀價日增陪貼日甚若以省價論之每兩銀更合貼錢四百五十陌一年綱鮮共計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

零合貼銀頭錢三萬一千八百單三貫三陌展計四萬四百七十六貫九百二十七文省此等陪貼何所從出此項倘蒙聖慈劄付總臣以元額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照今來市價三貫五百文陌外優加搬運水脚諸項費用紐結實數庶幾官事了辦而民旅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所管財賦每年只有諸郡丁錢二十七萬五千七百餘貫綍陌一分錢八萬二千五百餘貫雖有此數

而催常不足拖欠動以千萬計外有兩司抱認墟市錢并大兵義兵錢八萬八千七百餘貫總成四十四萬六千九百餘省每年支撥總領所銀綱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餘貫諸郡上供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餘貫諸郡分屯摧鋒軍衣糧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至於本司官吏俸給客軍口劵又計一萬一百有零貫總成四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餘貫而送舊迎新一司支遣又在其外量入為出每年自有三萬九百九十餘貫未

有可支而陪貼總領所荆南銀綱買銀錢四萬四百七十餘貫有零起觧總領所銀綱搬運水脚部綱官吏路費特支等一萬餘貫又在此數之外總此三項自計八萬餘貫本司别無科名又非如他處有鹽息酒果之類可以鑿空趂辦凡一文以上皆是取之于民况鹽船提舉司及諸郡積欠不觧日見凋弊官民俱貧一至於此儻蒙聖慈軫念此項事體之窮廹特賜區處行下使不至窮竭民力則庶幾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管催十四郡上供金銀鮮赴湖廣總領所綱鮮雖辦於諸郡而銀本則實隷於本司合諸郡上供計之共當銀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七兩有竒又金十五兩本司歲支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八貫有竒各郡添貼之數不與焉以銀本而紐在市之銀價多寡自是不侔今各郡皆欠上供綱而英連韶雄其欠甚夥總所徒知責之本司本司只得責之諸郡曾不暇問其銀本之若干銀價之髙下則上供安得而不欠諸郡安得

而不容昔淳熙年間漕臣林光朝奏廣東便民五事嘗言歷年上供之害且以英連韶雄爲尤甚乞與蠲免彼時諸郡事力尚全銀價未長而漕臣之請已如此在今日則又將如何自淳熙至今又已七八十年民力何啻竭矣必欲便民則當如林運判之請令之列郡正苦於銀價之增長儻畧爲之斟酌損益亦可以寛諸郡之責令諸郡凋瘵在在築底諸郡既無所從出則只得責之縣道縣道又無所從出則只得歛之於民爲民巨蠹莫

大於此葢不如是則無以應上供之額此項儻蒙聖慈軫念諸郡窮迫之極檢會上供錢數從今來銀價紐結合鮮銀數庶幾官受一分之寛則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民户丁錢諸路並巳蠲免獨本路尚爾拘催然本路所以斷不可以蠲免者縁本司只藉此以植立若免丁錢則司存可廢綱鮮可罷也今廣東民貧豐年尚有不足何況年來積歉鶉衣鵠形救死不贍官司又從而拘

其身丁真可憐也又兼死亡逃移户口日耗縣胥作弊或當銷而不銷或當納而不納詞訟日多户長代輸破家蕩産本司雖明知其爲民害奈何别無財計捨此則無以自立綱觧軍食捨此則無所從出每思所以變通之而不得其說且如梅州一郡客丁粗例納米本州軍糧全仰此米欲罷免梅州之丁則本州無米可納無以給軍食梅州之不可無丁米亦猶本司之不可無丁錢也其間有可講明者惟有申嚴州縣不得於正錢之外

過取糜費聽民自納不許攬户代納多取利息當銷者銷不許妄催貽害户長明賜行下使州縣知所遵守儻蒙聖慈酌量事體或於本司綱觧畧與蠲減却與量減丁錢少寬民力如此施行庶幾細民均拜一分之實惠取進止

右件畫一開具在前若上供若銀綱若養兵若丁錢無非切實利害既非敢有一言虚妄今恭奉聖旨指揮以寛之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真堯舜憂民之言而禹稷

由巳之思也遠民何幸身親見之欲望聖慈特賜裁酌或就加增損或别作變通此非本司之私利實十四州四十縣之民均拜更生之厚賜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留殿院徐清叟狀

臣聞臣節以不回爲忠主意以易回爲聖威武屈之而懾富貴誘之而就非所以爲忠也震霆不斂其怒烈火不藏其熱非所以成聖也祖宗盛時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臺諫得以伸敢言

之風朝廷所以無罪言之謗元祐初元諫議大夫孫覺
論事不合哲宗聖意以二月甲午除給事中越二十日
仍供諫職建炎三年監察御史沈與求論人不當髙宗
聖心以十月癸卯改兵部郎官不一日擢爲殿院二祖
風烈所以垂詔萬世而無窮者蓋樂於聽言而不吝於
改過也陛下自踐阼以來權臣柄國臺諫多用私人供
奏檢呈副封臺綱幾紊更瑟之初稍振風釆言者無所
避忌如南陽懿親北府近侍與故相所進用之舊臣不

知幾人論列幾疏開陳矣陛下未嘗不改容而聽康色而受也近覩御筆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忽有常卿之除越一夕又有兼權戸侍之命夫御史七品官也升而爲五品四品官亦不爲卑矣然清叟不安於位議者不已於言蓋以陛下素非拒諫之主而今者乃有輕去言官之失臣爲陛下惜此舉也况聞清叟所論三事止言其漸未嘗浚而深之夫仲舒二漸之策魏徵十漸之疏雖武帝太宗中材之主猶能傾聽虛受之豈謂陛下躬

堯舜之聖而反爲漢唐之所不爲乎或曰清叟已辭言職必不肯復爲既出城闉必不能再入是猶未知有元祐建炎典故也儻陛下勇於改命如哲宗高宗之决使清叟復能就職如孫覺與求之忠則美在朝廷直在臺諫不失爲聖朝盛事不然畀以中舍之職假以封駁之權如洪洛夔出臺近比給舍臺諫均爲紀綱所係清叟亦何辭而去哉臣職在西省第居南臺本以嫌不當論奏事關國體身荷主恩弗容自嘿惟陛下赦原

直前奏事丐歸田里狀

臣昌陳愚悃仰瀆聖聰臣來自西州班於北闕書林史觀薦儀清要之除翰院詞垣屢玷文章之選遂陞華於從橐獲簪筆於甘泉其在沍寒實踰涯分而近者天懵其滿鬼瞰其盈三焦既不通幾成痞隔之證兩脛又病腫立有阽危之憂所以明堂竣事之初首露閒館奉祠之請曁班督吉猶闕俞音重惟係心於順適之所則必傷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雖昔者病今者愈幸逃天

降之殃然中則昃盈則虧寧免人言之咎敢攄誠於君父冀息影於丘園伏望皇帝陛下體天地之仁垂日星之照察臣之心弗爲於矯飾亮臣之請悉出於忠忱以聽聽畀以惠從欲時當引去俾安鴻鴈之情身未顛隮誓圖犬馬之報

繳奏趙汝談指摘告詞狀

臣逖遠孤蹤踈庸亡似誤蒙簡注擢貳詞垣自更化以來至於今日凡一年四閱月粗究厥心比於三月二十

日伏准省札備奉聖旨以臣咨夔爲瘡疾有請令臣時暫兼行上三房詞命臣謂六押之事難於一身兼權即欲控辭而君命所臨友誼交迫兼恐新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詞頭積壓欲爲了遣一番除授即以控還其從官告詞臣方撰述發付本省元未書黄而權吏部侍郎汝談輙謂告詞末語有云若卿能砥節奉公則朕亦清心省事以爲譏諷其爲鄭損事臣竊見告命之職本代王言既彰其美於前則必示其戒於後質之先儒具有

體制況砥節首公王尊所以爲忠臣履正奉公任延所以盡臣節是皆臣子之職分名義之大閑有不可一日越者臣初草此詞止謂近年銓選私意寖多法令滋弊不過欲道陛下之德意志慮以厲其臣中心皎然實無所諷不謂汝談以邪心猜物以臆見度人近與其子隱語私書爲人所告致招物議方此沸騰不能痛自訓飭而乃妄指王言以發其私忿且謂臣不能爲損别白以附時論煕得損帥蜀四年臣於寶慶三年十月十八日

以成都路機被制司辟差入幕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祇受都堂審察之命前後幕府共十五人臣最末至歲薦蜀士共五人而臣實居其一在幕府四月未嘗不勸以正臣登周行八年未嘗輙交以私臣之本末粗有可考今朝廷行事臺諫論人汝談爲親戚則自辨可也而乃歸咎於有所戒諭之告詞無所干預之中舍何其謬迷一至於此臣於汝談每以其文字古雅齒髮老成故於陛侍講權吏侍兩詞頭頗極究意汝談身直翰苑亦

豈不知而摘片語以文欺借徼臣以分謗此臣所以不容自嘿也臣謹按汝談老至耄及氣衰識昏近者玉堂發策至謂正心誠意爲縉紳先生之迂談今此露章自辨乃以砥節奉公爲中舍詞臣之譏諷若爾則是私心邪意方可以爲學毀節背公方可以爲臣侮聖言而輕王制莫此爲甚臣職在西省致令汝談妄議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能振職然臺諫給舍均爲紀綱之地詞命輕則朝廷輕臣不敢避汝談妄言之嫌輙具繳奏欲望聖

斷亟賜施行所有臣曩者不應在鄭損幕府不應被鄭
損歳薦及近者不應趙汝談砥節奉公詞命之罪乞賜
罷黜臣以具狀申尚書省乞將職事歸還中書舍人洪
咨夔外見居家待罪須至奏聞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曾照

謄録貢生臣苗序濂

鶴林集卷二十三

宋 吴泳 撰

狀

與馬光祖互奏狀

臣蒙恩守郡恰已期年救荒賑饑粗無愧怍獨以手足之戚薦尋香火之縁温詔褒嘉未賜俞允私情忸怩方欲再陳忽得紹興朋友報提舉馬光祖有疏論臣雖未知所言云何以臣揣之必是報怨蓋緣端平初光祖守

高郵以貪酷激軍變身與母妻俱受汚辱未幾而復官詞頭過中書臣以太𡸁方欲繳奏忽裔行簡傳旨令與書行詞頭之間未免有訓飭之語光祖頗以爲憾臣守永嘉光祖守處溫與處實爲隣境平時處之麪下而易溫之所無溫之米上而濟處之所乏光祖既嚴麪之禁不使之下臣亦防米之泄不使之上因此微隙遂幾積怨今甫得使節遽倚勢以挾私怨原其本心亦是覬望時好奉承風旨所以敢犯公議以中傷善類臣若不以

委折上陳則無以自白欲望聖慈檢會臣累次所請先畀叢祠付出光祖之章容臣與之疏别仍乞聖斷下清明御史辨其曲折付之公論見於施行於以彰聖朝黜陟之公臣不勝大幸

又照會某近者以浙東提舉馬光祖上疏劾臣已嘗具狀奏聞欲乞先次與祠仍付出光祖章疏及臣所奏下之御史辨其曲直未准回降指揮今得其章疏乃知悉是誣罔臣若嘿而不言竊恐有負臨遣從臣牧民之意

亦非儆臣事君行已之節用敢畫一疏析於后
一光祖疏謂臣粗有文墨絶無吏才陽爲寛博之容陰
挾貪婪之術臣起自書生操觚弄翰乃其職業固不知
吏才爲何事然廉謹自將一毫不妄取與官至法從無
屋可居不特流寓於東南爲然人所共知兩任郡守潔
巳奉公比到永嘉恣意荒政雖所當得俸給三月不曾
支請今光祖既謂之貪婪必須指其事實豈可只以陰
挾二字中傷良善

一光祖疏謂假守宣城善狀蔑聞白簡猶新朱幡薦駕永嘉望郡得於營求臣戌戌夏初自宣城得祠至巳亥秋末拜永嘉之命整整一年有半喬行簡說聖上本以福唐相處緣輟與李大同且以永嘉郡望稍小故進直學士以華其行此自聖恩特達不知光祖營求之説指何而言

一光祖疏謂到官之時適丁歉歲始者大言力詆前守謂其不申旱數以爲志不在民意其設施必有可取而

乃懵如醉夢事無巨細仰面以視吏胥朝令夕更貽笑遠近臣去冬赴官甫及處州之境便聞本州饑荒就借處州印具申省乞蠲租科叱光祖所目擊到任之始首捐已俸置局賑荒只是州郡自辦不能如隣州科擾平民曾具賑冊備録施行次第登於臺省今尚可考濟民四萬六千有奇糶户十一萬有奇放夏税一十二萬有奇放秋苗二萬八千有奇又斷罷都吏又勒諸吏之稍厚者各令買米不知光祖謂其懵如醉夢仰面視吏胥

者得之於何所聞也
一光祖疏謂郡通海道商舶往來其間儻能措置招徠
不患米艘不集泳乃折支度牒低價敷糴以致客舟望
風奔湊米不入境臣比准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提舉
司一十道皆是給付諸縣令自變賣糴米糶濟本州原
不曾立價敷糴又嘗出榜曉諭招誘米客其來者二十
五萬餘桶流入處州者亦此米也光祖乃謂客舟奔湊
者不知奔湊於何所也其詳已見之申省賑冊

一光祖疏謂閩閩嗸嗸兼旬乏糴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至有扛去知州之語臣未到任前本州之民皆有饑餓之憂及既行勸誘米舟輻輳貧民皆得接濟至有相告語謂此菩薩不來我等都是餓死底光祖時察鄰國之政不應不知今謂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者不知是何月日也

一光祖疏謂大饑之後疫癘乘之死者枕藉泳閉帷深居恬不加恤本州因饑荒之後果有疾疫傳染既多不

無死者臣命醫廵門看診僉廳置局施藥又時加撫恤
俾爲湯粥之供死則給以棺材又差官吏逐日分隅掩
瘞皆有實數亦見之申省賬冊
一光祖疏謂今歲之旱無異鄰州泳惟恐上司蠲除不
便於巳亟以全熟申上今歲本州風雨調順早穀頗登
晚禾却有虫傷去處遂不待檢踏永嘉與放三分諸縣
巳放二分蓋是參之卿大夫之公論得中都書謂左相
李宗勉曾向人說聞温州得熟却如何又申放分想是

吳其要譽今光祖乃謂全熟申上既曰全熟則何緣有二分三分之放自有申臺省狀可考亦自具申諸司光祖胡為不知

一光祖疏謂又於管下科糴高下其手付之鷙行使得甘心漁獵糴價翔踴民不聊生本州苗額四萬九千去秋收二萬八千歲支七萬四千除放外係欠四萬餘石支遣本州接續措置外尚欠兩月之糧今歲稍熟南北不稔未免就寺院畆頭上敷糴係以市價償之自無一

毫侵擾目今米價每升正是四十見錢比之台處諸州
米價最下豈得謂之翔踴
一光祖疏謂近者謂朝廷更易新楮泳自張黄榜外無
一毫措置人心疑愕市肆晝閉十七界會子直不滿八
十視東浙諸郡獨低本司移文取會並無回報本州自
黄榜初下臣遂喚上諸行民户與之開説人心元無疑
惑市肆交易如故又多方措置分隅稱提具申朝廷乞
添撥十八界會以備兑換十七界會舊用九十今已長

作百三十乃浙東諸郡之所無亦已具施行次第申尚
書省
一光祖疏謂自蜀客無家可歸廣求田問舍之圖無首
公爲國之念臣僦居德清就有薄產平時奉法循理豈
不知守臣不可於所部輙置產業亦嘗出榜曉諭謂不
惟本位不敢置雖舍姪位下亦不令於此時置一畝創
一椽有託姓名者亦許令告首榜文至今尚在照得田
宅非囊橐中可藏之物必有坐落畝步若行體訪便見

著實

一光祖疏謂縱容子弟關節交通挾娼妓以遨遊冒新喪而應舉臣長子槃即弟昌裔之子登乙未進士第任提領犒賞所准備差遣自聞所生之喪即解官奔喪多不留此不知通關節者何事挾娼妓者何人臣教子甚嚴其在侍旁絕不令出入槃亦粗知謹飭不敢爲非兼其巳自登科不應再冒新喪應舉

一光祖疏謂占僧廬以爲葬地而不恤公議之騰嚼部

帋以市膏腴而不償契券之直亡弟昌裔在婺州不禄治命令諸子權攢温括之間係是諸孤自請於朝援紹興流寓人典故買寺院之地安厝朝廷劄下本州從行即非冐占其如囑市膏腴已具前項但未知所指部帋謂誰却須指出姓名方見著實

一光祖疏謂人方詆爲推不去之謝令泳乃視爲死可葬之桐鄉臣治郡一年上下粗相孚信本州之賢士大夫如陳畏大卿諸人皆勸令就此卜居臣以於義不安

屢辭卻之在彼初無推不去之譏在此實無死可矣之意

一光祖疏謂以若所為而望其為天子牧養細民難矣臣忝以從臣出守只知奉宣天子德意撫恤小民勢家巨室或有以强凌弱者當官而行未免招怨惡然小民之無告者却頗相安光祖之言恐為勢要而發

右臣所具十四項其十項必待反覆體究然後得知虛實最是中間謂臣以營求得郡以全熟申省子弟冒新

喪應舉占僧廬爲葬地四項乃實陛下所簡記公朝所明知國人所通曉者光祖欺罔天聽莫此爲甚照得光祖志淫好僻素不知書嗜利無耻自號能吏其在班行招權納賄至有無錢十萬貫莫登喬馬門之嘲方遭白簡旋得處州不過豐飾厨傳優待過客買囑遊士使之揚譽於中都今冒焉得節去天咫尺乃敢指無爲有變是爲非肆無忌憚以誣上下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光祖固難責之以此獨不顧公議乎臣切見孝宗皇帝勵精

庶政無遠不燭監司風聞不當必出自聖斷與之區處
朱熹爲浙東提舉唐仲友知台州熹被旨檢旱行部因
民户有詞熹方論奏仲友亦上章自辨熹疏遂不付出
尋各與别路差遣而去夫熹大儒所言又是使事仲友
庶官所爲又有實跡而當時區處乃爾今光祖如一失
節之婦所論臣又皆虚誣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陛下志
繩祖武動法孝宗欲望聖慈併臣前後兩疏下御史臺
詳與辯白特發睿斷處分施行庶幾臣三十年忠潔之

操不致一旦爲小臣之所汙辱謹録奏聞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臣伏準今月一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者臣欽聞出綍愧若踐氷伏念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爲青袍朝士已閲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三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濟少奏對凡十八疏而獻納踈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於毫髮𩯭嘗以疾病之邅連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

謂天棊高魯是莫聽乃徑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遷重於再命載念士官之所掌實於國脉而相關舜不賴皋陶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惟良臣始稱公選若旨司於臬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成涣量能授職亟改畀於時髦敕法清刑庶共登於漢道小臣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知人之明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臣比准省劄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尋具辭免於今月初五日伏准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聞才爲造物之所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吳中之秀入洛官纔盛而毁來兩蘇以西州之彥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令之兄弟亡前修之典刑而臣攡詞玉堂簪筆荷槖職親地禁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羣才半入銓衡之下雖不能於鏟采飽不鮮於韜靈致彼胥讒納之危穽每荷陛下保全之力實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

迺復叨於異擢亟騰免牘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雖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終非審克之才敢遜忠賢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三辭免狀

某伏准今月初一日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刑部尚書某嘗一再具免牘奏聞天聽益高未蒙俞允竊謂文昌高於法從憲臺重於諸曹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析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

如其謾學綴文未閑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隮伏望朝廷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僞爲敷陳於九陛庶畢達於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所有省劄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照會某今月初五日伏准尚書省札子備奉聖旨除某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者光命巽申愚衷震惕伏以

太乙之坐紫微之垣下臨圖書上主詞令俱爲華選專用英髦如其學不足以知方文不足以飾治曩塵冊府曾躐等以三遷比直詞垣亦叨榮者一載搜訪遺文以補書逸緻還成命以繩官邪雖云粗盡於厥心初亦何裨於更化豈期誤渥復及陳人還貳書林豈敢方元祐之人物改權中舍而乃用紹興之典彝一且不堪二難兼取若令磨鉛吮墨尚殫典校之勞如復翻勅批黄是速顛隮之咎毋拘反汗不致妨賢其已於當日赴秘書

省供職外所有兼權中書舍人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寢免施行

又辭免狀

某比者一再辭免恩除俞音終閟某更不敢冐有陳瀆
惟是中書舍人之職所管四房文字十有八色詞命頗
多某自更化以來訖於今日跨越三載撰述幾千有餘
篇辭殫義拙亡所裨補頃者伏准御筆陞直禁林仰荷
聖恩奬拔之至竊惟内外兩制古今詞人兼掌者少某

實何人冐敢共貳且某既除右史又權吏銓又領瑶牒及直學士院委於中舍雖可通攝近嘗以洪咨夔除吏侍兼直院日辭免中書舍人體例申控公朝敢乞特爲敷奏許令某觧還西掖職事簡畀時髦庶幾不妨鵷序之賢某亦得專農馬之智

第二辭免狀

某比者誤叨恩除有兼職依舊指揮嘗一再具奏辭免中書舍人省札薦頒俞音終閟今月十三日得起居郎

兼中書舍人袁甫公文備奉尚書省札子及臣寮上言等事將後省印記令某掌管竊縁某學術空踈仕材苔颯近者又苦目眚委是難兼兩制而況詞垣文字實爲浩繁若不陳力控辭未免速致顛沛欲乞朝廷早賜敷奏別於周行遴選儒紳之彦俾充此選庶上下房文字不致積壓

第三辭免狀

某竊以宥坐之器盈則覆仲尼憂太盛之易衰再實之

木根必傷文子懼兼榮之難保令兄弟一門聯登要路可謂太盛矣内外兩制皆代王言可謂兼榮矣居盛而不戒則危饕榮而不已則辱若非安當止之分何以免交謫之言比於黄紙之初除五入控辭之牘繼以赤髩之間作三陳祠禄之章且依屢降之指揮不許再行於陳請若退而自嘿幾悖戾於先猷復進而有言是重違於聖旨其之進退至此周章與其身兼數器而獨局書生之榮曷若知劾一官而免供中舍之職矧詞章系國

脉之隆替而論駮關朝綱之重輕儻久據於華紳豈不妨於賢路今巧匠袖雲斤而未試良工櫝美玉而弗沽非甄拔而用之則無以展其器能非磨淬而新之則無以揚其風采輙忘踈陋敢遜謦髮裨諶草創世叔討論為命豈一人之力宰我言語子游文學設科須衆善之長庶於有道之朝得免蔽賢之罰更祈敷奏即賜允俞

第四辭免狀

臣西州晚進不學不文伏自去冬誤叨除授嘗三次具

疏乞免兼中書舍人恍惆屢殫俞音終閟今又幾半年

臣見貳吏銓又直翰苑又兼瑶牒選事浩繁書詔填委

若不鮮中舍一職不惟積壓文書將恐有妨賢路矧文

士如林詞人輩出内則如國子司業陳耆卿著作佐郎

應繇外則如知江州吳潛知安吉州蔣重珍建康運副

高定子前成都運判李劉宫觀劉克莊皆有文名可充

是選伏望聖慈詳臣累疏控辭精選人以兼攝庶幾臣

得以顓心職業少圖補報人無曠官之譏已無蔽賢之

懼

辭免兼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二十四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吳某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者冐膺兼組增惕孤衷伏念某頃自著庭暫權右掖無英詞以鼓天下之動無宏議以植朝廷之綱掛名叅與於判花嫉惡但思於去草粤稽元祐嘗用蜀珍咸推蘇軾范百禄之賢能繳李定張誠一之惡自愧寒鄉之晚進敢攀前哲之高風比還二凶之

詞荷垂九陛之聽然而歴時滋永久假不歸縱未致於煩言亦弗寧於方寸正欲露章而控免豈期帶職以超遷既升武監之華仍正詞垣之直雖軍旅之事未之學尚能閱戎器之精粗以帝王之制舉而行恐難稱皇猷之潤色寧專農馬之智敢冒熊魚之兼某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軍器監供職外所有兼直舍人院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辭免兼權直舍人院狀

照會其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吳某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者某被命頻仍省躬震惕居編摩之府纔及五旬登著作之庭未經一月當明主勵精之始正微臣思報之秋而學不足以網羅舊聞識不足以通達時務方虞黜責豈望超陞矧贊書王國之精華而論駮公朝之機脉開寶之後僅聞兩中允之除熙寧以來始見三舍人之盛豈宜樸學暫使兼官雖資淺望輕在禮那容於控免然職親地禁非才恐速於顛隮伏望朝

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庶專農馬之能少答乾坤之施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知泉州狀

右臣今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寳章閣學士知泉州除已望闕謝恩外臣竹宫奉祠甫頒涣渥桐城出守復玷新綸申命甚休省躬若厲伏念臣曩陪羣彦獲侍禁除王裒之遇明君每喜得行於直道韓愈之傲相國豈虞潛伏於危

機坐投閑者六年復被劾而三黜自分翳林泉而槁死豈圖見日月之昭明屬調更化之弦誤畀專城之綬靖言若昔曾忝斯除合浦之珠復還敢不敬承於天命貪泉之水再酌恐猶未免於人言牛負軛以莫勝鳥傷弓而輙畏冒當委寄定速顛隮伏願皇帝陛下念簪履之遺改絲綸之寵别選良吏為治宣聖化於海濵仍令祠官祝釐歌豐年於農畆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臣比准省劄備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
尋具辭免伏准今月十四日詔書賜臣不允者臣比控
忱辭上勤報告對天捧讀跼地懷慚欲王之德意志慮
達萬民固荷聖恩之重稱臣之筆墨議論妙天下敢當
天語之褒況文學止於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若稽往
哲具有芳猷修以翰墨致身而對容每好談於吏事軾
以詞章名世而居官常自任以吏能乃知學古之儒不
薄綜世之務眷茲南服常用詞人倪思初出鎮於紹熙

德秀復典麾於紹定凡一再命或四三辭一則以地望雄重軍民雜處爲憂一則以民力焦裂宗族衍蕃爲說昔者巳非其舊今焉又不如前豈應孤危一介之臣能繼篤棐二人之轍伏願皇帝陛下念臣曾忝侯藩之寄察臣非辭王事之勞亦思以奏最聞又恐不勝任免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何敢飾情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毋嫌致命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三辭免狀

某昨再具辭免除某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七月二十二日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情者竊念某去國九年屏居六載雖在畎畆未嘗一念忘君兹蒙公朝起廢予郡豈不欲奉命馳驅以布宣德意竊緣温陵舊日史嵩之曾以某姓名進擬濮斗南尋即承風旨論劾誣詞醜詆汚衊素行某更何顏以延見吏民耶不寧惟是斗南後來亦出知此郡其交割月日與罷命到日不相後先閩中士大夫皆言温

陵早是荒殘彫弊更經此一番送迎掃刷則愈不可爲矣若使其在郡整㪍究理則有脩怨之嫌寢默不言則貽敗官之譴其雖至愚極陋粗知義理實不願與之爲代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其獲免是行仍奉祠官香火爲太平幸民不勝至感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御筆除臣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内有兼職依舊者渙若出綸震於閶

命竊以甘泉扈從以侍臣爲邦家之光選部典銓以小
宰爲人物之鑑匪疇夙望曷稱親除如臣者猥自遐陬
躐登朝序才能甚短如鼎之不可以柱車文體近浮如
玉之不可以爲穀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
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
容紅燭燃窻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
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
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冐承於殊渥恐交嘖於

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於贊書之末出擇髦士之攸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狀

其比於今月二十四日伏準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吏部侍郎兼職依舊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重惟吏侍之選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法之正不足以檢柅吏姦比者某共貳之初以卯退朝以辰入局典吏抱案遝官滿庭愛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

周於繁劇智不足於眇綿以所不能之人居所甚重之職因循之久易生茍玩豈圖異渥復畀陳人若貪恩榮冐昧以處則必以庸踈抵於曠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得從寢免庶幾上不以累聖鑒下不以溢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